

段逸山 编著

古医籍词义辨别法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医籍词义辨别法

古 医 簇 词 义 辨 别 法

段逸山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古医籍词义辨别法

段逸山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溧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13,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700

ISBN 7-5323-1352-2/R·384

定价：1.7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通过多年医古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经验，深知欲有效地提高阅读古医籍的能力，必须积累相当数量的常用词、多义词的主要义项，而尤以积累词义辨别方法为重要。因此，为了给中医爱好者深入古医籍的堂奥开启一扇方便之门，作者对词义辨别法素所用心，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典型例证；进而分门别类，并然有序，使得这一方法，古今结合，自成体系。读者倘一编在手，学而不倦，自可望登堂入室。谨将此书奉献于广大的中医爱好者。

前记

怎样才能比较有效地提高阅读古医籍的水平？这是多年来在我的脑际萦回不休的问题。阅读古代医书的最大障碍在于词汇，这是医古文教学工作者的共同看法。在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即语音、语法和词汇中，词汇的古今变化最为明显，包括旧词、旧义的消亡，新词、新义的产生。因而尽可能多地掌握中医古籍的常用词汇量，无疑是增强阅读能力的重要一环。关于词汇量的积累，自宜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积累相当数量的常用词，二是积累多义词的主要义项。这样，随之又应当产生另一种积累，即积累词义辨别的方法。假使只有前两种积累，而没有后一种积累，在阅读古医书的实践中，尤其是遇到费解的多义词语时，就难免无所适从，以致方枘而圆凿，这好比百步之距，不过走了五十步，仍然不能达到目的。有鉴于此，我们在记住常用词及其主要义项时，还应熟悉医古文词汇的某些规律，了解前人遣词造句的某些特点，进而掌握辨别词义的某些方法，则定可获致事半功倍的效果。

若干年来，我在埋首书案、立足讲台之时，留心收集相关的具体例证，参考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对词义辨别法加以探求，现在整理成文，汇就一册，冀图为中医爱好者深入古医籍的堂奥开启一扇方便之门。鉴于对词义辨别法的研究尚乏专著，对中医古籍的词义辨别法的研求更无论著，又何况对词义

的辨别往往人各有法，因此，是书虽有筚路蓝缕之艰辛，但也必存顾此失彼甚至挂一漏万之缺点，祈望专家、读者有以教正。如果本书能引起同志们对词义辨别法深入切磋的兴趣，使这一方法趋于完善，那么它就发挥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了。

作 者

一九八八年十月于上海

目 录

前记	1
第一章 言语环境的制约	1
一、本句制约	2
二、本段制约	3
三、本篇制约	9
第二章 对举词语的依据	11
一、同义对举	11
二、反义对举	15
三、类义对举	17
第三章 语法结构的分析	22
一、词性分析	22
二、成分分析	25
三、功能分析	26
第四章 字形字音的索求	32
一、因形求义	32
二、因音求义	37
第五章 文句差异的类比	43
一、相同类比	43
二、相似类比	46
第六章 前人注释的借助	50

一、解释词义	50
二、阐述语法	53
三、说明修辞	57
第七章 其他方法的运用	60
一、思同义连用	60
二、循用词惯例	62
三、依成语古义	70
第八章 词语关系的辨别	73
一、词语的有无	73
二、词语的虚实	78
三、词语的同异	81
四、词语的单复	84
五、词语的平侧	92
六、词语的同形	98

第一章 言语环境的制约

古代医书中的词语，普遍存在着多义的现象，这在常用词语中表现得尤为集中。此类现象的存在，既说明了这些词语具有丰富的表达能力，又似乎给后人增添了阅读上的困难。说它“似乎”，是因为一个词语具有多义这种语言现象存在于词语的静止状态，亦即储备状态之中；而当词语一旦进入句子，处于活动状态，亦即使用状态时，由于受到言语环境的制约，任何多义词语就必然体现出单义性。因此，如果不仅把握了一定量的常用词语及其主要义项，同时又善于利用言语环境来辨别词语意义的话，那么，词语多义现象的存在是不会造成阅读上的真正困难的。

我们先举《吕氏春秋·察传》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家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这一段记载讲的虽然属于细察传闻一类的事，但是却从语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要依据古人的语言习惯和特定的言语环境来理解词语的意义。前面说丁

氏家无井时，常派一个专人在外汲水，等到家里打了井，就无需专派一人在外汲水，这样以来，就等于多出了一个劳力，因而说“吾穿井得一人”。“得一人”就是“得一人之使”的意思，这本是不言自明的事。可是传说的人却忽略了这一特定的言语环境，竟说成丁氏打井打出了一个人，从而造成了传闻上的错误。

依据语境辨别词语意义的方法，就语境的范围来说，可分为本句、本段、本篇制约等。

一、本句制约

即按照词语所在句子的文意来辨别该词语的意义。

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灵枢·平人绝谷》）

“更”多释为“改变”、“再”，但本例的两个“更”字不可能作这样的理解。上文说“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胃与肠一满则另一虚，一虚则另一满，乃交替地虚与满，故知两“更”字当为“交替”、“递互”之意。《汉书·张騫传》：“外国使更来更去。”颜师古注：“递互来去也。”

伤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356条）

“却”有“推却”、“但是”、“反而”诸义，但用于此例，均觉不妥。据上文“先治水”，知下文“却治其厥”的“却”当意为“后”。本条言水停心下而厥逆的治疗原则应先治水，后治厥。

今之医者，自《脉诀》之外，无所闻见，欲以意见决死生，亦何怪其悖谬也。（《脉经》蔡元定跋）

据下文“亦何怪其悖谬也”，知“意见”不是一般的见解、主张，而是主观看法，“意见”同“臆见”。

大氣皆出，故命曰寫……大氣留止，故命曰補。

(《素問·離合真邪論》)

本例中的两个“大氣”，其义皆可从所在的句子中加以辨别。既曰寫(古泻字)，则皆出之大氣当指邪气。既曰補，则留止的大氣当指正气。王冰注前“大氣”：“謂大邪之氣錯亂阴阳者也。”注后“大氣”：“謂大經之氣流行榮衛者。”正是此意。

聖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而毒藥則以之攻邪。故雖甘草、人参，誤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徐大椿《醫學源流論·用药如用兵論》)

本例中的两个“毒藥”，其义皆可从所在的句子中加以辨别。用以攻邪的“毒藥”当泛指祛病之药，而甘草、人参，誤用致害，自然犹如有毒之药。

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素問·至真要大論》。四維：指辰、未、戌、丑之月。辰謂三月，未謂六月，戌謂九月，丑謂十二月。吳昆注：“溫盛於辰，暑盛於未，涼盛於戌，寒盛於丑，過此則漸衰矣。”)。

婦人年五十所，一朝而清血，二三日不止。(《脉經九·平帶下絕產无子亡血居經證》。所：左右，約計之辭。一朝：一旦。)

这两例中各有一个“清”字，但其义有别，前一例的上文言“寒暑溫涼”，下文说始于“溫”，盛于“暑”，始于“清”，盛于“寒”，言寒、暑、溫、清，对比两者，则知“清”当为“涼”。后一例的下文讲“二三日不止”，可知“清血”之“清”绝非“清涼”、“清靜”、“清潔”之“清”，而应当是动词，“清血”即泻血。

下利后，当便硬，硬则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
到后经中颇能食，复过一经能食，过之一日当愈。
(《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384条)

质其道，颇有奥理，不悖于古，而利于今，与寻常
摇铃求售者迥异。(赵学敏《串雅内编》序)

这两例中各有一个“颇”字，都属于程度副词。上一例前面讲
“不能食”，后面说“能食”、“当愈”，则中间的“颇能食”当谓稍
能食，“颇”即“稍微”之意。“不能食”，“稍能食”，“能食”，“当
愈”，层次分明地反映了疾病痊愈的渐进过程。下一例既云“不
悖于古，而利于今”，又说同一般的走方医大不相同，可知“颇
有奥理”当谓很有奥理，“颇”即“很”意。

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
(皇甫谧《甲乙经》序。三部：指《素问》、《灵枢》、《明
堂孔穴针灸治要》。)

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艺文志》)

这两例中各有一个“删”字，都是动词。上例“删”的对象是“浮
辞”，则“删”当为“删除”之意。下例“删”的对象是“要”，要点
自然不可删除，而应当保留，是知“删”当意为“节取”之意。

依据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来判定关联词的意义，也可归
属于本句制约的范畴。

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
全。(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目牛无全：谓技艺
达到极其精熟的境界。语出《庄子·养生主》。)

故凡治病之道，必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
为热，则竟清其热。(张介宾《景岳全书一·论治篇》)

上一例的“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和下一例的“必确知为
寒，则竟散其寒”分别构成假设复句，“或……”句和“必……”

句表假设，“则……”句表结果，皆意为“如果……就……”。
“或”与“必”皆作“若”解，详说见吴昌莹《经词衍释》卷三和补遗。

盖肺金主气，而治节行焉，此惟土生之盛，本坚刚而不挠，故能生杀自由，纪纲不紊。（喻昌《医门法律·四·秋燥论》。纪纲：法度。）

然而执方医病，而病不能瘳，甚或反面杀人者，又何以说焉？则以脉候未辨，药性未明，惑于似而失其真，知有方而不知方之解故也。（汪昂《医方集解》序）

上一例的“惟……，故……”构成因果复句。“惟”犹“以”，表原因，是“由于”的意思，说见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三。在下一例中，从“以……故”的结构可以看出，“以”当是表原因的连词，意为“因为”。

上述四例都是关联词成对出现，这还比较容易辨认。有时句中只出现单个关联词，便较难识别。虽然这样，但是也可根据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来加以推断。

三人有疑从其二同者，为决断之妙方；其于医也亦不可，谓愚智寡多之非类。（《景岳全书三·病家两要说》）

在这一例中，“三人……亦不可”表示结果，“谓……”申说其原因，因此本句当为前果后因的因果复句。据此可知“谓”当通“为”，“因为”之意。

见病者以手擘目，观其饮啖，盖目眶尽肿，不可开合也。（陆以湉《冷庐医话二·医须周察》。擘：分升。开合：偏义为“开”。）

病者欲“观其饮啖”，而需“以手擘目”，其原因在于“目眶尽

冲”，不能自然睁开。可知“盖”当为申说原因之词，含有“因为”的意思。杨树达《词诠》卷三言“盖”为“承接连词，承上文而推原其故时用之”。

二、本段制约

有时词语的意义仅仅依据所在句子的文意还不能加以辨别，则可扩至为依据所在段落的文意来进行判定。这便是本段文意对词语意义所发挥的制约作用。

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岐伯对曰：“法天则地，合以天光。”（《素问·八正神明论》。服：事。天光：指日月星辰之行度。）

黄帝所问“何法何则”并不是“什么法什么则”的意思，从下文岐伯答语“法天则地”中可以看出，“何法何则”应为“法何则何”。是疑问代词作宾语而前置的句式。黄帝问“效法什么”，岐伯答“效法天地”，则意义允当。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有八虚，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灵枢·邪客》。八虚：指两肘、两腋、两髀、两腘。肘候肺、心之邪，腋候肝之邪，髀即大腿弯，候脾之邪，腘即膝后弯，候肾之邪。）

据岐伯答语“以候五藏”可以看出，黄帝问语中的“何以候”并非“以何候”，而是“以候何”，意为“用来诊候什么”，故下文说用来诊候五脏。

黄帝曰：“……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剽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岐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滑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速。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

“气滑则利也。”(《灵枢·根结》)从岐伯答语“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滑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以及“此皆因气慄悍滑利”中只言“气”，而未及“血”，可以看出，黄帝问语中的“血气”当偏义为“气”。

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汗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侬，阳气内陷，心下因硬，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134条。表：表邪。客气：外来之气，即邪气。)

“阳气”究竟指正气还是指邪气？联系上文“表未解”、“医反下之”等语，可知“阳气”当指表邪。因表邪未解，而医生误用下法，致使表邪陷入体内。

夏月盛热，欲着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使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複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伤寒论·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216条。複衣：夹衣。)

在一般情况下，“五月”就是五月，“十一月”就是十一月，殆无疑义，但一旦把首句“夏月盛热，欲着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与本句“五月之时……故欲着複衣；十一月之时……故欲裸其身”加以联系，便可看出“五月”指代四、五、六月之夏季，“十一月”指代十、十一、十二月之冬季。

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王履《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一：皆。)

“原则”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在本句中不能完全得知，但是从下句“由其原之不殊”中唯用一个“原”字可以看出，“告原”与“则”是没有结构关系的两个词，“原”指本原，“则”为转折连词。

“……男子尺脉固宜沉实，但带数有力，是湿热所致，有余之疾也。医作不足治之，则非矣。性畏针，遂以手指于肾俞穴行补泻之法。”（杨继洲《针灸大成九·医案》）

本例首句既明言为邪气有余之疾，次句又指出他医作正气不足治疗之非，则末句所述正确的治法便不可能是既补又泻，而应当为泻法。可知“补泻”义偏于“泻”。

医善专门，方贵经验。古今方书传于世者甚众，盖初学之士犹临海问津，焉能适从哉？书林旧刊丈江孙氏《医方集成》，后之名医续增《宣明》、《拔粹》等方，又谓之大成。是皆经历效验，有不待试而百发百中者，诚卫生之捷径也。（熊宗立《医书大全》自序。临海问津：比喻事先没有准备，事到临头才想办法。

津：渡口。卫生：卫护生命。）

本例中的“经验”究竟为一个词还是一个词组，从本句中难以看出，但是如果联系下文的“经历效验”，就可得知“经验”乃是“经历效验”之意，并非名词，而是个动宾词组。

天地犹此天地，人物犹此人物。若人气薄，则物性亦薄，岂有人今而药独古也。（《金匱要略心典》徐大椿序）

为了判定“人物”一语，仅依本句还不能抉择，但一联系下句“若人气薄，则物性亦薄”，就知道“人物”并非如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偏义于“人”，而是“人和物”的意思。又据下文“人今而药独古”，又知“人物”之“物”应具体指药。

三、本篇制约

有时词语的意义仅仅依据所在句子或段落的文意仍然不易辨别，便可扩至为依据所在篇目的文句乃至体裁来加以判定。这是本篇文意对词语意义所作出的制约作用。为避全篇抄录过于烦冗，兹提要予以说明。

比如包惔为黎民寿《简易方论》所作的序文，共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三段中有“而僧坦方法之不得见者，君皆多多益辨”和“然则得君之方法者何幸”两句，“方法”一语前后两见。为了辨别“方法”究竟是一个双音词还是一个联合词组，就得考察全序的有关文句：“盖必有良法有良方，法非方不徒行；方非法不能用”（第一段）；“此岂非法良方亦良，故有是功效乎？然史徒载其去病之验，而法与方俱不可考”（第二段）；“悟法之精，蓄方之富”，“或得一法一方”，“故明出其方，明著其法”，“使人皆可凭此法、按此方”（第三段）。分别说“方”与“法”计有九处之多，可知“方法”乃是联合词组，指方剂和治法。

再如在《医古文》教材所收录的柳宗元《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中，“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谓其咸无不可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对于其中的“土”字，或云土壤，或曰产地，究竟何者为确诂。若就字释字，则两说皆可；而一旦联系全文，便可看出，当以“产地”之释为准。作者先指出同一地区的岩石有精粗疏密之别，则其所依附的钟乳当有优劣之分，接着采用归谬法说明出于同一地区的八种物质、五类人事绝不能等量齐观，最后引证《神农本草经》等本草学著作对丹砂、当归、人参、黄芩、附子、甘遂六药从形状、色泽、质地诸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得出如下结论：“若果土宜乃善，则云生某所，不当又云某者良也。”意为如果某种物质只要生长在适宜的土壤中，就必定是优质的，那么本草学著作只应当说某物生长于